

春秋公羊問答

公羊問答序

昔春秋一經親授子夏公羊六傳始著竹帛秦燔書而行口說漢崇儒而立學官鄒夾二氏俱亡佚於建武嚴顏兩家均淵源於董相瑕邱屈而學聿興張湯傳而道益顯其由博士爲丞相以經義斷庶事者賢良三策決獄十卷不啻爲之指南導以先路厥後鄭衆舉十七事賈逵作四十條咸難公羊以崇左氏而張霸仍授樊侯之書何君復述李育之義竊悲二創覃思三闕守羊弼緒說依子都條例三科九旨以經之七等六輔以緯之墨守之稱良不誣矣學海之譽諒非徒爾世不能考其聲音訓詁與夫典章制度但詆其爲漢制法以緯汨經幾何不以春秋爲司空爰

書邵甫爲公羊罪人乎。乃若汜毓釋疑之篇，劉兆調人之作，欲殊塗而同歸，究南轅而北轍，然則隋志所云公羊之學至晉但試讀文，今殆絕無師說者，其信然已。舅氏曉樓先生專治公羊，謹守家法，嘗以董子之書合乎聖人之旨，深悲其生見嫉於主父，沒被詆於劉蘭，又其甚者，謂繁露之名取象古冕玉杯之例，殆等連珠厚誣古人，貽誤來學，乃注春秋繁露十有七卷。昔毛公出守北海，康成爲其郡人，故其箋詩不忘崇敬，此則懷蛟徵夢，下馬名陵，式祠堂于舊治，想警欬於遺書，斐然之思不能自己者也。又以公羊舊疏不著撰人，言例雖詳，考禮則略，遂乃覃精研思，遐稽博覽，著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說一卷，馮君章句旁通禮

經麋信漢議獨理何氏方諸前賢如合符契若其暴桑周
狗伏雞搏狸大義無關識小斯在僕疾黨所踊上鑿行咸
屬方言俱非雅訓亦必疏其由來爲之左證作公羊問答
二卷荀慈明之問徐欽王愆期之答庾翼昔有其書今存
其目舊疏自爲問答茲編蓋仿其例凡以導揚古義遵守
舊聞文淇賦質禱味莫測涯涘猥忘謝陋重荷誣諉但乏
孝綽之奇作未許同遊試元幹之藏書或堪授讀云爾

道光元年二月受業甥儀徵劉文淇謹譔

序

公羊之學蔽冒久矣言之失實者是蕞殘也議之蹈空者猶拾瀋也君子何貴乎譎言自七十子之後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於是奮其私智創爲流說者有之師資旣無功力亦薄世有如仲舒之下帷邵甫之閉門知幾藏往而潛心大業者乎班固以董生爲儒宗王嘉以何氏爲學海後有作者漢儒弗可及矣若夫視皮面墻要眇之論無由而知雖有日月之光盲者不能見雷霆之聲聾人不能聞是至明無補於朦矇至震無救於聳聒也欲治公羊而末學膚淺亦終不能精已荀卿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速太史公曰約其文辭而旨博范甯曰君子之於春秋

沒身而已矣。由是觀之，口傳耳剽之譚，無怪乎億錯之妄也。大抵空言無補，惟實事求是，庶幾近之。而事之切實，無有過於禮者。舊疏嫌其闕略，故撰公羊禮疏十有一卷。正徐氏解禮之失，破諸儒持論之偏，引據經史，疏通而證明之。復撰禮論三十篇，都爲一卷。又有緒論未著於篇，而不盡涉乎禮者，撰公羊問答二卷。在昔荀爽有公羊問答五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今自爲問答，變其例而仍襲其名。其間有與惠定宇先生之九經古義、錢竹汀先生之答問相同者，諸如此類，一概從刪。恐不知者以爲似伯尊之攘善矣。蓋自隋唐以後，儒者以爲孤經，幾不厝懷。何氏之學，雖盛行于河北，而北方之明公羊者，魏梁祚一人。

而已。漢儒之書遺佚殆盡，猶幸仲舒之繁露十有七卷，尙在人間。曩已爲之注釋，固表裏而相資矣。舉凡所著之書，冀成一家之學，不欲摳扯左穀爲三傳之調人，先儒爲事莫詳於左氏義，莫精於公羊春秋，乃明義之書，非紀事之書也。若云紀事一良史之才已足，何至游夏之徒一辭莫贊，將謂春秋非事實，不明孔子不能逆料，邱明爲之作傳，世無左傳而聖經亦因之而晦乎？似非通論也。春秋固無傳而明者也。孔子假當日之行事而王法寄焉爾，其事實不足繫有無之數也。故公羊略之，史重事，經重義，未修之春秋魯史也。旣修之春秋，孔經也。古者人君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左史其職也。此指未

修之春秋而言。若已修之春秋，重義而不重事矣。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事與義之辨，豈不彰明較著也哉？若舍公羊而求義，是水行而棄舟楫也。陸行而無橈樁也。江河之惡沱，不可知。況滄海乎？衆山之崩，不可知。況東岳乎？然則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爲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度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猶魯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也。僕以闡茸之資，無摩研編削之才，亦無游博持掩之好，唯篤嗜公羊春秋，覃精竭思，力索有年矣。然窮其枝葉而未及宗原，是知執寸莛以撞鐘，燬一炬而爨鑊，其無益也明甚。不有

賢哲何足以知春秋管子云老馬識途子雖駑駘亦既爲之前驅矣士有志於春秋者尙或覽焉不致驚潢洋而悲歧道也乎

嘉慶歲在己卯秋八月旣望江都凌曙撰於粵東之節署

公羊問答目錄 一百一十五事

卷上

四十九事

例

三公

掾

三府掾

百二十國寶書

公羊疏所据之本

隱括

徙居處

立子

原心定罪

駕六

乘馬

二歸

春王二月三月

子

分陝

書外取邑

書首時

厯

禰

許田

媢

僅

送女

周之正月

三老五更

縣車

寔來

以不教民戰

權

三等五等

衛侯朔

岱宗

負茲

九命

紀季

魯子

星實

國氏

博戲

乳大噬虎

激

蝥

大災

跌

儻

妻事夫有四義

械

操

卷下

字六事

宿留

詐諉劫質

擣

雨升

崇朝

四望

隻輪

拜如罇

時

六宗

諛

大夫以碧

眈

崢

河曲

黨所

出

接菑

臬

荷畚

赫然

逡巡

超遽

周狗

暴桑

不毛

搗軍退舍

杆

詳

秣

埋距

廬舍

井田之義

荻

換土易居

辯護

得乘馬

三老孝弟

里正

一月得四十五日作

大學

墀

甌

踊

鼯鼠

坐盜天牲

侈

鑿行

廩廩

闈

傅母

大原

我知之矣

時孔子年二十三

王城

鉄鑽

盱

公扈子

榘

格

逆祀

白藏青藏

吳

晡

魚菽之祭

用田賦

爲漢制法

公羊問答卷上

江都凌曙著

後

問春秋何爲以例言也。曰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漢書陳寵傳注比例也。刑法志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春秋之世功有小大罪有淺深非例不明管子春秋之記注周公凡例諸侯國史也。例之說由來久矣。何氏解詁之例非其自創略依胡毋生之條例何氏之文諡例疏中所引之外餘不概見。又公羊傳條例一卷見於七錄。今佚。董仲舒有春秋決事比。漢志去十六篇。今佚。又繁露精華篇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達例。王充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故例莫詳於公羊。至於左氏之例始於鄭興。賈徽。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興從博士金子嚴。

爲左氏春秋其子鄭衆賈逵各傳家學亦有條例以釋春秋穀梁之例始於范甯別爲略例一百餘條唐以前無有不言例者至宋人以爲都無義例全憑赴告之辭始置例於不講矣

問徐疏司空漢三公之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曰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嶽事物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曰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

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沖帝冊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賈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

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土公置府僚是也

問徐疏掾者卽其下屬官也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寶政論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恭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問徐疏若今之三府掾也何爲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駟五品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憙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府是也

問徐疏云閔因序云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後儒以其出於緯書而疑之外此別有可証否曰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周公朝讀書百篇墨子已具有其文不獨始於

緯書與閔因之序矣

問公羊疏所据之本卽陸德明音義之本否曰未必是也按釋文孝經士章食廩必錦反公羊傳云廩賜粢祿也今公羊傳無此文故知非陸氏之本

問何邵甫自序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槩括也括槩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槩括又枸木必待槩括烝矯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槩括之力槩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正邪曲之器採曲者曰槩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能中迂遠不可從

問隱元年注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於古有

徵乎。曰。按沈約宋書禮樂志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朱氏經義考以爲此是逸書。据此是唐虞以來相沿之舊制矣。不獨大傳有其文也。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改正易服。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二說不同。鄭義爲允。

問。隱元年疏。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爲世子之法。如徐此言。所据何法。曰。徐彥唐人。以唐法而疏經也。唐律疏議立適違法者。徒一年。卽適妾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亦如之。徐氏之所据本此。

問。隱元年注。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

問隱元年疏引駁異義云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於漢事有徵乎曰石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問隱元年傳以乘馬何自昉乎曰世本相作乘馬宋衷曰相土契孫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以其作乘馬之法

問隱二年傳婦人謂嫁曰歸注有二歸之道何也曰儀禮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公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

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於齊是也。

問。隱三年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於魯史而並記夏殷正何也。曰。春王正月者。周之正月也。春王二月者。殷之正月也。春王三月者。夏之正月也。春秋通三王之統。故尚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之三正。必通三統者。二王之後。使爲三恪。各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如微子朝周。常服黼。是也。孔子刪詩存周頌五篇。以備三頌。孔沖遠以爲所以通大三統。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

三正之微定律著令魏明帝青龍五年詔書夫言三統相
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又云仲尼大聖之
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
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
堯舜則其明義豈近在殷周而已乎自此以後不復言三
統矣後儒旣昧此義遂以三月亦爲時王之月豈不謬乎
卽左氏傳解誼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
統三王之正舍此不談而逞其臆說何耶

問隱四年傳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
說子盍終爲君矣臣可以子稱君乎曰詩子之湯兮箋云
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爲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

問隱五年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其分陝之地可考否曰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括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問隱六年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然則師出有時乎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宋人取長葛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問隱六年傳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

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

問隱六年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春秋正歷明時。當用何代之歷。曰五行傳。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五家之歷多疏闊。唯顓頊歷微近。故張蒼用顓頊歷。元封中用太初歷。測望最密也。晉志命歷序曰。孔子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以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廿一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据此則用殷歷矣。

問隱八年注引書歸格於藝祖何氏作禰祖何也曰何氏所引者今文尙書也。

問桓元年傳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何以知許爲魯邑曰魯頌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孔冲遠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

問桓二年傳楚王之妻媼注媼妹也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媼廣雅媼妹也。

問桓三年注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於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

主人女父也。此送女父不下堂之証也。士昏禮記母誠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証也。庶母及門內施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証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是也。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之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

問桓三年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多少二字。或衍文也。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若存字解之多。爲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注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

問桓四年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妊草木萌芽於何徵之曰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以夏時冠月之說爲不足据

問桓四年注養三老五更白虎通與獨斷不同當何從曰蔡邕曰三老三老五人五更五人白虎通曰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已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白虎通之說爲允鄭君亦云三老五更各一人何氏此注所引與白虎通略同

問桓五年注禮七十縣車致仕疏云淮南子云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生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輿字者有別解否乎曰按白虎通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職事趨走爲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避賢也所以長廉遠耻縣車示不用竊謂白虎通之義較長

問桓六年經寔來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寔不可從

問桓六年徐疏以不教民戰何氏之意與鄭別其異同安在曰穀梁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

問桓十一年傳以爲知權前此有言權字者否曰易巽以行權荀爽九家易解巽象號令又爲近利人君改教進退釋利而爲權也春秋傳曰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據此則權字不始於春秋

問桓十一年注質家爵三等者法天之有三光也文家爵五等者法地之有五行也朝廷立官必法天地乎曰周禮天官注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

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周禮如此不獨春秋說文也
問桓十六年注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
也誰絕之曰孔子絕之也孟子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
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劉熙注知我者行堯舜之道者也
罪我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問桓十六年注岱岱宗泰山也泰山何以謂之岱宗曰風
俗通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
五岳長三禮義宗東岳謂之岱者代謝之義陽春用事除
故生新萬物更生相代之道故東爲岱也

問桓十六年注諸侯有疾稱負茲白虎通作負子者諸侯
子民今不復子之也此說然否曰爾雅蓐謂之茲郭注公

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史記周本紀衛唐叔封布茲。注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索隱曰茲公明草。蓋取此草以織席。當指臥病不起展轉牀第。惟與席相枕藉而已。雅訓較爲親切。子與茲雖通而義不同。不必取白虎通之說。若徐疏云負事繁多。又以爲皆漢禮之名。則俱失之左矣。

問周禮有五百里以下之國。而莊元年注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何也。曰此取孟子王制之說。當時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故其說不同。

問莊三年經紀季以鄆入於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

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注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夫既欲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而得之繁露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鄙往復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有所依歸据此則季紀之復罪紀侯實使之故雖迫於兄命而猶有不忍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有所使之者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乎

問莊三年傳魯子曰元郝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訛昭

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會子弟子則此爲會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魯賜錫人也據此則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尙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繁露引故會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會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之爲會子更無疑矣又按王伯厚玉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

問莊七年星實如雨注星實未墜而中夜反者有據說文而解此事者可從否曰說文實雨也齊人謂雷爲實玉篇申之曰雷起出雨也今傳言星而不言雷注明言星實未墜則實字作墜字解此如淮南子丙午于壬子星墜是也

實與隕通。說文隕從高下也。繁露星墜謂之隕。可証說文。實字又一義。不當據以解此。

問莊九年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後漢鄭衆傳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二說何故不同。曰鄭衆爲左氏經師。與何氏不同。無足異也。第後漢書注引公羊以釋之。誤矣。注書者於經師家法不可以不知也。

問莊十二年注極其禍。生於博戲。何以謂之博戲。曰其來舊矣。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爲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爲不博。孔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碁也。史記蔡澤傳。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

皆君之所明知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纏次，按博之爲戲也，易於爭道，衰世之君臣對博，其取禍宜矣。

問莊十二年注：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何所本？曰：文子也。按其傳曰：姓辛氏，葵邱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子也。

問莊十七年注：讖者，死文讖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讖積衆多何也？曰：爾雅：殲，盡也。犍爲文學注：殲，衆之盡也。故何氏以爲：讖積衆多，讖二傳作殲。

問莊十八年注：蠱之猶言惑也。其義何所取？曰：人臣蠱惑。

其君則蠶生周禮蠲氏疏引服虔云蠶短弧南方盛暑所
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肉中其瘡如疥徧
身中濩濩蟻蟻故曰災禮曰惑君則有

問莊二十年經齊夏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瘡也大瘡者何
痢也以痢爲瘡以瘡爲災於事有徵乎曰劉向說苑古者
有災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
匍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以病不能
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
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
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重童子擊鼓苴火入官
宮里用之各擊鼓苴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於阼事

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按痲與厲通瘠一本作漬禮記鄭注引作大災者何大漬也呂氏春秋仲父之病矣漬甚古瘠漬通也

問莊二十二年注跌過度何也曰此如後漢書律歷志無有差跌之跌

問莊二十四年傳夫人不僂注僂疾也他書有此訓詁否曰荀子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又賣之不可僂售也注僂疾也

問莊二十四年注妻事夫有四義雞鳴跣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樹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得純以君臣之義責之不

知其何所本也。曰白虎通亦引此文而不明出處。齊風雞鳴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作。夫人纒笄而朝。疏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据此則何氏所本者列女傳。

問莊三十年注操迫也已甚也。威痛也。迫殺之甚痛。何也。曰詩江漢鄭箋云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以兵急躁切之也。孔沖遠引公羊傳何休注云躁迫也已甚也。威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侯殺傷過多。甚可痛。威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又兔爰箋。急者有所躁威也。按操與躁通。鄭作躁切。漢書貢禹傳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可証。但孔氏所見公羊本作躁字。

問大傳鄭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莊三十二年注有攻守之器曰械。未審所從。曰三倉云械器之總名。荀子彼王者之制也。觀形勢而制械用。稱遠邇而等貢獻。豈必齊哉。故魯人以塘。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勢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亦有專指攻守之器者。墨子曰公輸班爲雲梯之械。將以攻宋。呂氏春秋曰蚩尤作兵也。利其械。淮南子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修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幘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周禮王官冢宰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器械之數。鄭注械猶兵也。注與何氏又未嘗不合。蓋望文生義也。

公羊問答卷下

江都凌曙著

問僖元年注則知桓公宿留城之爲一事陳氏浩曰宿留二字他書未見想亦漢時方言也信乎曰史記五帝紀宿留海上漢書五行志其宿留告曉人備具深切郊祀志東海宿留之數日列子黃帝怪而留之視釋文留之視宿留而視之也何以言他書未之見耶

問僖二十一年注詐諉劫質諸侯古有劫質之事乎曰於古未見也有之自此始此傳執宋公以伐宋莊二十三年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是也後世之見於史者後漢書橋元傳元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校尉楊球率河南尹洛陽

令圍守元家。球等恐並殺其子。未欲迫之。元暕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天下凡有劫質者皆並殺之。不得贖。以貨寶開長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三國魏志。夏侯惇傳。呂布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按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劫質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

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注：孫盛曰：「按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按人君於此又有不同。曹子求邑則與之，楚人求國則不與，諸侯死國不死邑之義也。劫人之臣子以要其君父，並擊之可也。劫人之君父以要其臣子，並擊之則不可。於此當權其輕重矣，不得一例視之也。若管仲目夷，真有當於春秋之義也夫。」

閭傳三十年注：「矯君命聘晉，釋文本又作矯，何也？」曰：漢書燕王旦傳：「方今寡人欲矯邪防非。」注：師古曰：「矯，正也。矯與矯同，其字從手。」

問僖三十一年兩升徐疏以爲兩升無文何氏更有所見
兩升果無文乎曰釋名有此文祭雨曰升祭星曰布升取
其氣之升也布取其象之布也徐特未之見耳

問鄘風崇朝其兩傳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與僖三
十一年傳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其訓詁何以不同曰
何注崇重也陸氏音義崇重直龍反何注從爾雅釋詁崇
重也郭注增崇皆所以爲崇疊何氏之意言崇朝則兩朝
不崇乃一朝與詩絕然不同俗儒於此傳欲強合毛傳適
形其謬妄而已

問周禮春官言四望公羊僖三十一年言三望何也曰天
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故四望魯下天子故三望陳氏

禮書曰天子四望達於四方魯三望泰山河海而已曰鄭
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賈逵服虔杜預皆以爲三望爲分
野之星國中山川据楚語諸侯二王後祀天三辰及其土
地之山川也鄭元云謂海也岱也淮也何故曰考之於經
書明言望於山川此其確証公羊非無据矣爾雅梁山晉
望也禮器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汙池經言望
祭無不指山川者外傳之說不必從

問僖三十一年注六宗何氏所主者何說曰堯典禋於六
宗有其數無其名先儒各以意說之謂萬物非天不生非
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
禋於六宗此之謂也此尙書大傳之說也謂六宗者上不

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郊天並祭之此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也謂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也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此五經異義古尚書說也安帝以尚書歐陽家說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中以元始故書說六宗亦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又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此續漢書祭祀志也謂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之說許慎賈逵從古文尚書馬融從尚書大傳李

邵從今文尙書謂六宗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此鄭康成之說也謂禋於六宗爲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則三昭三穆也此張純六宗表也張髦從之謂六宗爲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此劉邵之說也謂坎爲水離爲火震爲雷巽爲風艮爲山兌爲澤此乾坤六甲子也與孔光劉歆之說同此王肅對魏明帝之言也謂六宗者日月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此司馬彪之說也謂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爲六六爲地數推較經句闕無祭則祭地也此虞喜別論也謂肆類於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

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是地數之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禋者埋也祭之名非升禋之祭此劉昭之說也謂六宗爲六代帝王此張迪之說也杜佑以後魏孝文帝以天皇帝五帝爲六宗於義爲當此通典之說也按蓋自漢魏六朝以來六宗之說紛如聚訟互相攻駁莫定從違是以三禮義宗謂先儒所釋義各不同亦各有通此皆調停之說亦無一定之解若何氏所主又異於諸說蓋以日月星辰風伯雨師當之與鄭略同鄭有司中司命而無日月也何氏之說惟與劉向五經通義相同餘不合也問傳三十三年傳匹馬隻輪無反者注隻蹄也此方言乎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梁

楚之間謂之踦。漢書五行志劉向作踦輪。師古曰踦隻也。踦倚踦。皆奇字之通借。服虔曰踦音奇。偶之奇。穀梁注。倚輪一隻之輪。皆同。公羊說釋文一本作易輪。董仲舒云。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問。僖三十三年注。揖其父於師。古介者不拜。謂其拜如蹲何也。曰。此軍禮也。孔叢子介胄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此其証。徐疏云。曲禮上篇彼文。蹲作夔。按陸氏釋文。盧植本作蹲。然則何所据之本。與盧同。

問。文三年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諛也。注。諛詐。何謂也。曰。說文云。諛詐也。前漢書息夫躬傳。虛造詐諛之策。問。文五年注。大夫以碧。春秋說題辭作璧。當從否。曰。說文

碧石之青美者山海經高山多青碧何氏以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降下諸侯以碧含可也故用碧不得以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而改公羊也賈公彥云諸侯用璧此言大夫不當用璧注非誤字不當從

問文七年注以目通指曰眈於書有徵否曰此亦如漢書李陵傳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注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問文十二年傳惟淺淺善埒言注埒猶撰也其訓詁可証否曰此如論語異乎三子者之僕鄭注僕讀曰詮詮之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爲銘論說譔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僕卽其証

問文十二年傳。河曲矣。河千里而一曲也。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崑崙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流千里。至積石也。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闕流山。六曲也。東至洛會。七曲也。東至大任山。八曲也。東至洛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

問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注。黨所也。所猶時也。齊人語也。古書有徵乎。曰。越語。夫上黨之國。韋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至於所猶時也。見墨子節用篇。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作時字解。

問文十四年傳。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何所據。曰。此卽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問文十四年傳。子以指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性之正。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附贅縣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縣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

問文十六年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犯軍法者。要斬。殺人者。刎頭。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不孝鳥也。故曰。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寧風棘上。梟首濫觴於此。後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

曰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腰斬夷三族高祖本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遂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据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舊制也

問宣六年傳有人荷畚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說文由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宣二年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說文作種誤也

問宣六年注赫然已支解之貌未詳其義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佞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佞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証爲衰世之淫刑

問宣六年傳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何氏無注其義未詳曰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却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蹙然逡遁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

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循者。漢書萬章傳。章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却。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假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恭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同。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切。音義則一。可証。

問。宣六年注。踏階猶超。遽不暇以次何也。曰。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爲距地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剪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

問宣十六年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犬能知人意乎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問宣六年傳活我於暴桑下注暴桑蒲蘇桑何也曰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桑之多蔭翳者公羊注作蒲蘇韓非子木枝扶疏易林扶疏條桃長大美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蘇卽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叱蒲蘇不同可証呂氏春秋作翳桑淮南子作委桑古委字呂氏春秋淮南子說同

問宣十二年注堯塙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何也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堯塙之處漢書食貨志磽磽

确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堯塢，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嘉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問：宣十二年左右，搗軍退舍七里，或以爲卽用鄭伯之茅旌以搗，可從否？曰：此俗儒之肌說也。淮南子：武王於是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瞑目而搗之。注：搗，揮也。舍，注：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軍中將無以爲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退舍之說，與賈杜不同。左傳：退舍三十里而與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爲三十里之定名矣。問：宣十二年注：杆，飲水器。說文：孟，飲器。二字不同，何也？曰：

杆卽孟之假借字也。旣夕禮兩敦兩杆。注杆盛湯漿。尸子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員則水員。

問宣十二年注何以謂善用心。曰詳。曰詳者祥也。古字通耳。易視履考祥。虞翻注詳善也。易大壯不詳也。釋文王肅本作祥。荀子則可謂不詳少者矣。注詳當作祥。

問宣十五年注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銜其口。何也。曰說文餼食馬穀也。今借作秣。後漢崔寔傳方將拊勒。韃鞨以救之。注引何休注拊與鉗通。後漢袁紹傳百辟鉗口。注以木銜其口也。

問宣十五年注堙距堙上城具有据否。曰左傳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孫武子攻城篇攻城

之法修贛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注謂踊土稍高而前以傳其城也

問宣十五年注廬舍二畝半食貨志之外別有所徵乎曰孟子曰五畝之宅趙岐注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廛廛二畝半也按廛卽里也何注下云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皆與許趙同不獨合於漢志

問宣十五年注井田之義云云食貨志無文何氏何所據耶曰此見之於後漢書劉寵傳注引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爲

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云云。何氏之說本此。

問宣十五年注：還廬舍種桑。荻，何也？曰：荻，爾雅釋草：蕭，荻。注：卽蒿也。荻字當從穀梁作楸。彼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古楸字，往往作荻。史記貨殖傳：干樹荻，楸之誤也。今食貨志種桑下無荻字。問宣十五年注：上田一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墾塉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今食貨志無三年一換土，易居之文。何也？曰：此卽漢志三歲更耕，自爰其處也。國語作轅田，賈逵注：較易也。爲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唐云：讓肥取墾也。孟子使徙無出鄉。注：徙，謂爰土易居。平肥墾。

也。孟康注漢地理志轅田云：三年爰土易居，古訓也。

問：宣十五年注，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何以謂之辯護？曰：詩疏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云：稷辯護。注云：辯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謂之護也。

問：宣十五年注，得乘馬，然則有不得乘馬者乎？曰：此古制也。春秋繁露：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刑餘戮民不敢服絲元乘馬，謂之服制。尙書大傳曰：古之帝王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里正得乘馬者，非散民可比矣。

問：宣十五年注，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三老孝弟之名始

於何代曰漢書高帝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以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注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高后紀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問宣十五年注里正比庶人在官之吏里正於經有據乎曰此卽雜記里尹主之注王度記曰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按尹卽正也

問宣十五年注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而食貨志無作字何也曰荀悅漢紀作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据此可知食貨志有脫字

問宣十五年注學於太學何爲太學曰魏文侯孝經傳太

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問宣十八年注。埽地曰墀。今齊俗名之云爾。此於經有據。否曰。說文云。墀。野土也。東門之墀。傳曰。墀。除地町町者。疏。封土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墀。賈公彥以爲謂四邊委土爲壇。於中除地爲墀。墀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墀之類也。

問成二年傳。以紀侯之廟來注。或說廟。玉甌。何也。曰。說文。廟。甌也。方言曰。甌。自關而東謂之廟。郭璞注音言。

問成二年傳。踊於楮而闕客。注。踊。上也。此亦齊人語乎。曰。晏子春秋。齊景公爲露寢之臺。而鴉鳴其上。公惡之。臺成而不踊。此其証。

問成七年經。饑鼠食郊牛角。饑鼠何物也。曰。說文。饑。小鼠。

也。博物志：春秋書鼯鼠食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問成十年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何也？曰：此漢律也。書微子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竊天也。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問成十年傳：何爲婦人以衆多爲侈也？曰：此如詩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盈，滿也。箋云：滿者，言衆勝姪娣之多。又疏侈者，因物而大之名，是婦人以多爲侈之証。

問成十三年傳上鑿行也。注鑿猶更造之意。其義未詳。曰此如漢書張騫傳之鑿空也。師古注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按西南夷傳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屬身毒國。道便近。又無害。是鑿空之事也。空孔也。穴隙也。趁此空隙而行他事。故曰鑿行。

問襄二十三年注廩廩近升平。何以爲廩廩也。曰漢書循吏傳。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注師古曰廩廩言有丰采也。

問襄二十九年傳君子不近刑人而周禮墨者使守門。何也。曰祭統云。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注謂夏殷時。然則春秋用四代之禮而損益之。不獨用周禮。

故不同。

問襄三十年注選老大夫爲傅選老大夫妻爲母疏春秋說文作時王之禮於何徵之曰漢時亦有此制東方朔傳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注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

問昭元年經言敗狄於大原傳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他物從中國何也曰元和郡縣志曰中國曰大原夷翟曰大鹵按晉大鹵大原大夏夏墟晉陽太康六名其實一也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與史通所引不同何也曰當是劉知幾所見之本異也故子曰下有齊之事三字耳。

問昭十二年傳子曰我知之矣注時孔子年二十三何氏何所据依而知其時孔子年二十三歲乎曰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据此推昭公十二年孔子正合二十三歲

問昭二十二年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鄭鄘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雒洛

食是爲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於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於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據本初而言，故曰東周。然謂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

問：昭二十五年注，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孰與身伏鈇鑕。注：崔浩云：質，斬人榘也。又郭注：三倉云：質，榘也。范睢傳：旬當橫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

問昭三十一年傳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釋文以爲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何也曰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問昭三十一年傳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公扈子者氏也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証

問昭三十一年注季氏負榼謝過榼何物也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路溫舒傳榼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榼聽刑之禮也

問定四年注。挾弓者懷格意。疏格猶拒也。或曰格來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格敵也。鬪也。殺也。史記張儀傳。驅羣羊攻猛虎。不格明矣。周語。穀洛鬪。韋昭云。二水格。周禮注。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莊三十一年。何休注云。古者方伯征討諸侯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捷於王者。此皆格之明訓。疏後說非也。

問定八年傳。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順祀而叛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問定十二年注。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此何說也。曰。此不見。

於經當是逸禮何注半珪曰璋此天子與諸侯用以爲合符者也故各執其半漢書司馬相如傳故有判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注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卽此可以証之魯諸侯用白者以郊天之故

問定十五年注吳日西也易日日中則吳何也曰孟喜周易章句廂日在西方時側也

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

問哀六年傳有魚菽之祭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

魚災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

問哀十二年注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歛民錢以田爲率矣。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免。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歛民。故何注以漢法況之。

問哀十四年注待聖漢之王以爲法。此漢儒之空言與抑。

果有確証否。曰：兩漢君臣皆以經義發爲文章，觀其詔誥奏議，凡決疑定策，悉本之於公羊。舉其大略，可得而言焉。公羊之義，大一統。路溫舒曰：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公羊之義，立子以貴，不以長。光武之詔曰：春秋立子以貴，不以長。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疆宗，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王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公羊之義，子以母貴。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公羊之義，大居正。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

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公羊之義，天子嘗娶於紀，故封之百里。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於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公羊之義，子尊不加於父母。鄭元伏后議，帝皇后父屯騎校尉不其亭侯伏完，公庭完拜如臣禮，及皇后在離宮拜如子禮。公羊之義，昏禮不稱主人，不稱母，母不通也。杜

鄭曰臣聞陽尊陰卑卑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言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公羊之義褒儀父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公羊之義三公之職號尊名也翟方進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公羊之義昭公出奔國當絕匡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公羊之義善善及子孫成帝詔曰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

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公羊之義。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陳忠曰。夫父母率與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人緣人情以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突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公羊之義。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公羊之義。譏世卿。樂恢曰。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公羊之義。原情定罪。霍譖曰。

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詠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公羊之義人臣無將膠西王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公羊之義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朝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以行此禮公羊之義未踰年君不書葬周舉曰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崩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

公羊之義譏逆祀。質帝詔曰：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公羊之義，不書閏。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公羊之義，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章帝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公羊之義，通三統。劉向曰：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氓民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凡此皆散見於兩漢書中。是以東平王蒼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爲漢制法。王充曰：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

維揚磚街青蓮
巷柏華口升蓮刊